

老城厢界碑前路几何？

界碑的价值，往往在于承载着一段历史。当一些历史事实尚未厘清之际，如果轻率地动了界碑，或许就会让一些历史彻底湮灭。

□ 主笔 | 姜浩峰

初冬时节，2025年12月1日，阳光温煦的午后，涌嘉又来到了位于光启南路、凝和路之间的乔家栅弄。“这里前些年还能看到乔家栅起源的一些标牌，现在已经看不见了。说这话时，涌嘉有些怅然。80后涌嘉是一名老城厢风土人情研究者。

在三十几岁的上海年轻人中，涌嘉的上海话算得相当地道。“阿拉阿娘屋里在老城厢，外婆家在徐家汇。所以我特别关注老城厢的变化。”涌嘉所说“阿娘”，是不少上海人对祖母的昵称，源自宁波。宁波人大量前来上海发展，是1843年上海开埠后的事。在此之前，上海本地人对祖母的昵称是阿奶——这一称谓，后来渐渐式微，就如同后来人们印象

中的上海，往往是开埠后因租界产生而渐渐城市化的地方，对老城厢却有些遗忘……

老城厢，本身是上海县治之所。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上海作家吴玉林新作《闵行前传——上海县700年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先有上海县后有上海市。今天的上海市中心是在上海县的母体中孕育而成的，最终成就了大上海的辉煌与荣光。”而如今，当走在老城厢待拆迁的一些巷陌，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能唤醒涌嘉，以及比涌嘉年长的上海阿拉们。那待拆的旧屋，剥落的墙皮，往往露出斑驳的阴刻或者阳刻的碑文。或有当年的政府机构，或有行业公所、善堂、企业用地、私人宅所等等，“界

碑为证，可以将变迁中的上海城区格局真实可感地呈现于人们眼前。”2019年的一篇报道曾如此评价。但随着进一步的动迁等等，这些界碑会流向何方？

界碑的价值，往往在于承载着一段历史。当一些历史事实尚未厘清之际，如果轻率地动了界碑，或许就会让一些历史彻底湮灭。如何妥善保管界碑与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，当引起重视！

搬空老楼以后

“维德堂范界”，这是如今上海黄浦区乔家路143号乔一琦旧居遗址旧屋左侧地下的一块界碑。这块界碑诉说着怎样一段历

下图：2022年空中俯瞰梦花街片区。
摄影 / 孙中钦

